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货币崛起

金融如何影响世界历史

[英] 尼尔·弗格森◎著

货币为什么有战争？
告诉你历史上真实的货币战争

每个历史故事背后都有一条金融线索
在当前的历史分歧点，全球热读的金融必读书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英] 尼尔·弗格森◎著
高 诚◎译

货币崛起

金融如何影响世界历史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货币崛起：金融如何影响世界历史 / (英) 弗格森 (Ferguson, N.) 著；高诚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6

书名原文：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ISBN 978-7-5086-1507-3

I. 货… II. ①弗… ②高… III. 货币史—世界 IV. F82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0563号

The Ascent of Money by Niall Ferguson

Copyright © 2008 by Niall Fergus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09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货币崛起

HUOBI JUEQI

著 者：[英] 尼尔·弗格森

译 者：高 诚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35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9.5 字 数：255千字

版 次：2009年6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08-4782

书 号：ISBN 978-7-5086-1507-3/F·1598

定 价：3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The ASCENT of MONEY

专家媒体热评

在弗格森的新作中，他带领我们踏上了一次极富启发性的旅程，关于伟大历史事件背后往往由金钱支撑的观点，他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

——《纽约时报》

本书把今天的经济危机放到历史背景中检视，揭示了在全球化世界中，人类本性的反复无常如何导致资本的快速流动。

——《西雅图时报》

从现在的金融混乱中吸取教训的方法之一是回顾过去。这个世界需要一本把今天的形势放到历史背景中诠释的书。当危机结束时，清算的时刻也已来临。历史的课程将告诉我们，什么是必须改变的。

——《经济学人》

弗格森的金融传记充满热情与洞察力，深刻地关注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

——《每日电讯报》

弗格森写了一本无与伦比的书，非常引人入胜。

——《卫报》

弗格森为每一个现代事件找到了一个历史上的先例。

——《洛杉矶时报》

透过弗格森的专业视角，许多为人熟知的历史事件经过他的解读，被赋予新的意义，更清晰地成为金融史上的一座座里程碑。作者将现在投影到过去，在整个历史的轨迹中寻求二者的联系。

——《华夏时报》

《货币崛起》和《货币战争》代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这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很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决策。

——《南方周末》

历史是当下的借镜。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人心惶惶，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新书则从四千年货币发展史中寻找突围脱困的智慧灵药。

——台湾《联合报》

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弗格森的《货币崛起》仿佛就是从货币发展史透视当前的金融困局。达尔文主义正是弗格森演绎说理的重要依据，金融体系不断随环境改变更新，它的演化有赖灭绝和新生。

——香港《明报》

虽然金融发展史这个主题看似有些深奥，但善于将历史说得通俗易懂的弗格森通过大量娓娓道来的生动事例，使得它对每一个哪怕对金融一无所知的人也都变得通俗易懂。

——豆瓣网

THE ASCENT OF MONEY

专家推荐一

何妨以历史之名解读货币

解读经济学作品，大致有三个维度：历史、逻辑和数据。历史是相似的，因此以历史为鉴，可见人心；逻辑是一致的，给予逻辑的支点，能够产生撬动地球的力量；数据如果是真实的，也许挖掘数据，能够解开“无形之手”的奥秘。《货币崛起》这本著作，就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从历史的角度去解读货币的成果。目前次贷危机阴影尚未消退，可能许多读者认为，货币崩溃、华尔街败局、金融赌局之类更能反映当下情形，而《货币崛起》多少显得有些另类。奇文共赏，疑义与析，何妨以历史之名解读货币？

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阅读没有公式、数据、图表和冗繁注解、语言浅白的《货币崛起》全文，仍然让我相当不适应，如同高一脚低一脚地崎岖惯了，反而不适应坦途。读完此书后，我必须承认这是一本举重若轻的著作，给金融专业人员以一种新的视角。也让我更深地理解，所有的历史可能都是虚假的，除了“历史”这两个字；所有的小说都是真实的，除了“小说”这两个字。

对于货币，解读是如此之多，有的说“货币天然不是金银，金银天然不是货币”，有的说“货币就是货币的职能（money is what money does）”，有的说金本位才可靠，信用本位不可靠，有的则说要建立超主权国家的货币，凡

此种种。《货币崛起》给予了我们一个隐含的答案：货币是基于国家能力的信用竞争选择。因此，金银天然是货币，因为金银昂贵，无用，易于分割而难以复制，这对早期竞相追逐货币的政府和个人是严厉而现实的制约。但世易时移，在凯恩斯那里，黄金变成了“一截短短的、野蛮的金属崇拜的尾巴”。真正的欧元之父罗伯特·特里芬则尖锐地讽刺说：“人们走遍天涯海角寻找和开采黄金，竟然是为了把它们埋入更为壁垒森严的地窖！”看起来，如果某种货币当下最流行，那么就暗示着该货币背后的国家实力在全球信用竞争中胜出，但这种竞争优势不是天然和永久的。如果市场经济的一个维度是信用合作秩序的自发扩展，那么货币崛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货币崛起》从银行、债券、股市、保险一直讨论到房地产，看起来更像是从金融机构的类型，而不是从金融体系的功能去讨论问题，或者说这种安排多少有些听其名，而不是观其行。关于银行的起源，我宁愿相信弗格森的说法，即银行和高利贷者相关，也不愿意相信银行起源于替公众储藏管理黄金的金匠，或者起源于早期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的货币汇兑者（money exchanger）的说法。如果读者有兴趣，不难发现，从管仲、吕不韦直到山西票号的传奇，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并不逊色于西方。

中国民众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了解，可能起源于中信出版社的《货币战争》，历史上的确存在，并且仍然存在着这个神秘而骄傲的家族，但在在我看来，他们被卡通化了。读者如有兴趣，可能更容易发现，作为“金融波拿巴”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其更为广泛流传的是遗产继承方面的铁血戒律，只能表亲内结婚、绝不允许透露家族财产、违者失去家族财产继承权等森严规定，显示了早期欧洲金融世家的骄傲或恐惧。

在作者讨论股市部分的内容时，多少讨论到了华尔街，这个充满光环和失落、贪婪和丑闻的场所。对于华尔街的争议，近百年来从未曾停歇，到底是美国制造业的“主街”引领了“华尔街”，还是相反？犹太人的投资银行和新教精神的投资银行有什么异同？美国是个充斥着英雄史观的国度，华尔

街尤其如此，因此华尔街的英雄们除非已经死去，否则，要么成为神龛中的偶像，要么沦落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次贷危机之后，独立投行制度暂时消失了，但从历史维度，我宁愿相信：商业银行的幸存，也许在于其能吸收公众存款不断补充流动性；投资银行的不幸，在于在承销和经纪业务之外做了太多的自营业务。因此，也许次贷危机并不表示华尔街的失败或者银行业的胜出，甚至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投资银行会再度卷土重来。

《货币崛起》还讨论了保险，历史学家可以纵横捭阖，而金融研究人员很少有兼通银行、证券、保险等诸多领域的，因此对作者讨论保险的部分，我不发表意见。我只是担心如果保险费率不足以抵补风险，而需要通过保险基金的运用才能获得收益，那么保险机构所承受的市场风险和系统性风险是非常沉重的。弗格森还介绍了房地产问题，有趣的是，我更愿意相信，次贷危机不仅仅是金融危机，也是联邦政府和美国家庭的财政危机。从联邦政府的层面看，从里根开始延续至今的减税思潮，弱化了联邦政府的税收汲取能力，削弱了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并导致财政赤字堆积如山。“供给学派”这个餐桌上的经济学也许害苦了美国联邦政府。从美国家庭的层面看，过去30年，美国家庭成员的实际工资收入增长并不显著，倒是双亲工作家庭不断增加；股市和房地产的“财产性收入”不断增加，掩盖了美国家庭的财政困难。次贷危机暴露了华尔街的困厄，在其背后，实质上是联邦政府和美国家庭的财政困难。由此看来，美国信用消费的黄金时期已经逝去，节俭时代悄然降临了。

弗格森乐观地认为，美国和中国在未来全球货币崛起的时代有很重要的地位，G7代表性不足，已经过时了，G20说多做少还不是主角，作为G2的“中美国”可能登堂入室。这样的陈述当然令人激动，但现实中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还有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亟待解决，从金融和经济规模上看，中国赶上日本还有待时日，更遑论美国！《货币崛起》给我们一个清晰的结论，回到金本位或者商品本位是困难的，类似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

化（denationalization）可能也很渺茫，未来的货币崛起，是一场大国实力竞争在全球或者区域的表层浮现。货币的地位是海面上的冰山，而国家能力则坚硬地在海面之下沉默着。

我们在见证一个纷扰的时代，货币是其中的强音；我们也在见证一个民族的复兴，这就是中国。有幸生活在这个华彩和凋弊交织的年代，进行观察、阅读和思考，是我们最大的幸运。

钟 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2009年5月5日于都市芳园寓所

THE ASCENT of MONEY

专家推荐二 货币怎样战争

在十五、十六世纪以降的欧洲大国竞争中，各国为了筹措战争经费，不停地向商人借贷，专制君主因为权力不受限制，在财政危机时动辄废除自己所欠的债务，信誉很差，借不到钱不说，即便借到了，利息也非常高。立宪君主因为权力受到限制，不会轻易赖账，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仍能以低息获得巨额贷款，最终在财政上把对手拖垮。是故罗斯柴尔德的成功，实际上是所谓“财政国家”的成功。

据说，世界正在经历 1929 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对此我虽然将信将疑，但媒体塑造的这一景观无疑刺激人们反省金融历史，质疑资本主义的合理性。

哈佛大学历史系和商学院的两栖教授尼尔·弗格森不愧是最有生意眼的历史学家，抓住这举世恐慌的机会出版了《货币崛起》。最有意思的是，他虽然不懂中文，却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在书中破天荒地提到了宋鸿兵所“编著”的《货币战争》。其实，他的书和宋著一样，都是畅销书，本无什么学术价值。但是，如果从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则两书都值得一评，因为两书代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这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很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决策。

宫廷学者，还是泡沫学者？

先说说弗格森其人。他可以说是目前西方身价最高、影响最大的历史学家，1964年出生，三十几岁就建立了自己的国际声誉。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既有严格的历史学训练，又懂金融。他2000~2002年间在牛津大学任政治史和财经史教授，2002~2004到纽约大学商学院担任财经史讲座教授，2004年后则在哈佛历史系和商学院同时担任讲座教授。从2007年开始，他还在一家对冲基金公司GLG Partners担任咨询人，算是金融界的高级从业人员。同年，他离开英国的《每日电讯报》而加盟《金融时报》，成为其客座编辑。一个刚刚进入中年的人，不仅打通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历史和财经两个领域，而且横跨学术界、金融界和媒体，在我们这个已经高度专业化的地球上当然是个异数。

他最大的贡献，或者说他的看家本领，还是其历史著作。从1995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纸和铁》以来，他已经出版了13本书（不完全统计）。基辛格甚至把自己的档案向他开放，指望由他来完成自己的权威传记。不过，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从职业历史学家变身为畅销书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

《时代》周刊在2004年（也就是他40岁那年）把他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主要就是根据他的通俗历史写作。随着美国崛起为独霸以及布什单边主义外交的施行，他从大英帝国的兴衰一直写到美利坚帝国的崛起，历史和时评浑然一体。他从历史的视野为布什的单边主义张目，称帝国主义历史虽然血淋淋，但总体上推进了人类文明。大英帝国的衰落，不是因为像保罗·肯尼迪所说的扩张过度，而是扩张不足。美国不应该从中错误地总结经验教训，而要抓住时机建立一个自由帝国（liberal empire）的世界秩序等等。可见，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西方中心论者，被许多人称为殖民主义的卫道士、布什政府的宫廷史学家。

《货币崛起》这本新著也有一些问题。有些章节，特别是涉及到美国金融史的部分，超出了他欧洲史的专业领域不说，写得也非常草率。比如写到安然破产案等，不过是把媒体报道重新抄一遍而已，读来索然无味。他最后以中美金融合体的“中美国”（Chimerica）的宏观构想代替了其“自由帝国”的理念，算是又一新论，以适应单边主义之后的世界。可惜其中还是见识有余，论证不足。

泡沫学术破灭后还有实货

不过，此书并非一无是处。相反，对中国的读者特别是非史学专业的读者而言，还很有参考价值。

首先，弗格森开宗明义，说明撰写此书的目的是在金融危机的时代启蒙公众的财经知识，给大家提供一些历史的视角来理解今日的世界。在这方面，很少有历史学家能像他这样兼通金融和历史，并有着媒体写手的沟通能力。他先发制人地声言自己写的就是畅销书，不是严格的历史著作，也堵住了那些以学术标准要求他的批评者的嘴。

其次，他毕竟受过严格的历史学训练，而且是一流的史学家。凭着过去的家底，他在自己的领地不太会犯常识性错误，对学术界成果的概述虽然不全面，但至少不离谱。你要听人讲通俗版的历史，最好还是找这种靠得住的人。

最后，他在学术起家阶段，对几个具体题目都进行过扎实的研究，在学术界普遍受到称赞。而这些原创性的研究，正好构成他此书的核心部分。比如他在1998和1999年出版了《罗斯柴尔德家族》（*The House of Rothschild*）两卷，被称为是他最后一次从原始档案出发的原创性研究，也是他在史学界广受赞誉并多次获奖的著作。众所周知，罗斯柴尔德是《货币战争》一书的主角，也是《货币崛起》其中一章的主要人物。作为罗斯柴尔德研究的

权威，弗格森对相关金融史的叙述举重若轻、简要精当。中国那些《货币战争》的读者，如果读不动弗格森的两卷经典研究的话，至少要从他这本畅销品中了解个概要。

罗斯柴尔德发迹的神话

我们不妨从罗斯柴尔德借滑铁卢之战而发财说起。这一历史戏剧被《货币战争》大肆渲染，网上则有许多文字指责《货币战争》抄袭。《货币战争》是否抄袭，并非本文的主旨。关键是它不加批判地搬来了西方流行文化中的一些传说，即罗斯柴尔德派人亲临现场观战，得到英军胜利的消息后通过信使快速把消息传回伦敦，比指挥英军的威灵顿勋爵的信使快了一天。当罗斯柴尔德得到确实的情报后，就在股市大抛政府的债券。一直把他视为有最牢靠权威消息来源的投资人，由此产生了英军失败的错觉，立即陷入恐慌，导致债券大跌。等债券价值跌到惨不忍睹的地步时，他突然出手大规模购入。等这些债券低价到手，威灵顿勋爵的信使也带回了拿破仑覆灭的捷报，引起债券大涨。罗斯柴尔德就是靠这样的阴谋而一夜暴富。

弗格森指出，罗斯柴尔德靠操纵情报和股市而大发战争财的传说，一直神乎其神，但缺乏实际根据。特别是，纳粹为了反犹，把这样的故事添枝加叶，把罗斯柴尔德塑造为一位利欲熏心的阴谋家。《货币战争》则更进一步，称罗斯柴尔德利用其种种阴谋诡计和关系操纵着全球金融市场，甚至包括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事实上，罗斯柴尔德确实围绕着滑铁卢之战进行了一系列金融运作。但是，在这一运作中，他有巨大的失算，即没有想到拿破仑的失败这么彻底。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失算后还能这样成功？更深一步的问题则是：罗斯柴尔德成功的舞台，即包括股票市场在内的现代金融制度，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

金融市场的起源

对这些问题的一个最简单的回答是，在十五、十六世纪以来的欧洲大国竞争中，政府权力受到限制的国家大多崛起为大国，政府权力很少受到限制的国家，虽然一度称霸于世，却都未免于衰落的命运。这里最关键的因素在于金融市场的建立。

在前近代社会，经济以农业为基础，而农业的生产力只能产生非常有限的盈余。政府（主要是王室）即使有绝对的权力对百姓进行盘剥，所能获得的财政收入也非常有限。但是，在列国竞争的时代，军事危机不断。每一次军事危机提出的财政要求，都远远超出了政府那些缺乏弹性的岁入所能承担的范围。这时唯一有钱支付这些突如其来的巨大开支的就是商人。于是，各王室为了打仗而不停地向商人借贷。作为贷款的条件，他们把自己在未来几年的主要岁入都抵押给这些商人。这些商人到时候扮演着包税商的角色，替这些王室收税，并把所得直接装进自己的腰包。有的商人则以贷款换得对一些重要的战略性资源的垄断。比如英格兰的羊毛和那不勒斯的粮食，就经常被抵押给佛罗伦萨的商人。

商人大笔向政府放贷，政府以来年的岁入逐渐偿还，这就给金融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有的政府除了向大商人借贷外，索性自己发放债券，甚至强制富人们认购。持有这种债券的人，遇到急需用钱的时刻，则以折扣价格将债券卖出换得现金。政府财政状况好时，不仅可以按时兑现债券的价值，还能支付利息。但当政府财政破产时，债券则如同废纸。比如面值 100 块的债券，市场价格可能是 80 块，也可能不足 10 块，会随着政府的财政信誉而在市场上大幅度波动。这种债券在市场上频繁交易，实际上和股市交易已经差不多了。现在华尔街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虽然和债券不同，但在从金融市场融资这个意义上，与债券大有相通之处。

这种金融市场，无不镶嵌在具体的政治框架之中。专制君主，如西班牙

牙王室和法国王室，都依赖这样的借贷。但是，因为这样的君主权力不受限制，在财政危机时刻动辄废除自己所欠的债务，借钱不还。那些放贷的商人，在这种情况下则是“秀才碰上兵，有理说不清”，钱收不回来不说，有的甚至还被国王迫害、倾家荡产。所以，这样的国王财政信誉非常糟糕，借贷借不到不说，即使借到了，利息也非常高。相反，立宪君主，特别是共和体制的政府，权力受到种种约束，不能轻易赖账，财政信誉非常好。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背着巨额赤字仍然能以低息获得大笔贷款，最终把对手在财政上拖垮。从这种意义上说，财政金融决定着大国的兴衰。只是这种决定性的因素是长期的历史演进而形成的制度架构，而非个别人在这种架构中的投机。

这一金融市场形成的具体过程，即使简略概述也需另文。这里所能交代的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等，率先发放政府债券；其商人也竟相对欧洲君主放贷，实际上是中世纪的“华尔街”。日后这种北意大利财政，随着商业扩张北上，影响了相当于当今比利时、荷兰地区的低地国家，导致了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金融中心的形成。到了16世纪末，这些地区不堪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和盘剥，揭竿而起，最终建立了独立的尼德兰共和国。

这个共和国的主力，其实就是几大独立商业城市。在某种意义上说，尼德兰共和国的诞生无异于把意大利的城市国家转化为民族国家，同时保存了城市国家的商业和金融制度，标志着现代国家的诞生。现代的金融市场、股票市场，也都随之在这里崛起。北意大利财政由此转化为荷兰财政。1688年，来自尼德兰的威廉三世突袭英格兰而成为英王，荷兰财政也借这一“光荣革命”而传到英格兰，和当地的宪政体制融合，最后打造出伦敦这样的金融中心，也奠定了日后大英帝国的财政基础。

还原滑铁卢中的罗斯柴尔德

当内森·罗斯柴尔德登上历史舞台时，这种宪政体制下的金融市场已经基本成形。英王室习惯于把国家的一些基本职能外包给商人，并从金融市场中大规模借贷。1756~1763年，英国靠着自己的借贷能力和商人的服务，打赢了“七年战争”。这场战争，实际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主要欧洲国家都卷入，而且战场遍及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此战之后，英国基本控制了主要的国际海域，大英帝国对世界的征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只有拿破仑的崛起威胁着英国的独霸。不过，在与拿破仑这场巨人之战中，同样是金融财政决定了两国的历史命运。因为拿破仑战争的消耗，英国在1793~1815年间的国债增加了三倍，达到7.45亿英镑，是其年度国民经济总产值的两倍多。在伦敦的国债市场上，100英镑面值的国债，交易价格从96英镑一度跌到50英镑以下，在滑铁卢的前夜还不足60英镑。一旦战败，投资人将更加怀疑英国政府是否还有本钱偿还这么巨大的债务，其国债价格当然更是不堪设想。

内森·罗斯柴尔德是法兰克福一位成功的犹太商人之子，在1799年才到达英格兰，并花了大量的时间在高度工业化的英格兰北部购买纺织品运回德国销售。他到1811年才进入伦敦的金融市场。不过，作为后来者，他有着一般的金融家所没有的宝贵财富。他是一位国际商人，有丰富的经验和网络打破拿破仑的封锁，把英国的黄金偷运到欧洲大陆。另外，他和自古以来犹太商人们一样，靠家族关系建立了广泛的国际银行网络。几个兄弟分别坐镇伦敦、巴黎、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

当时英军在威灵顿的指挥下转战欧陆，所有军需乃至支付给盟军的费用都需要用金银货币支付。因为战争胜负未决，传统的各种支票纸币早已失去信誉。是否能拿到金银，关系到英军及其盟友的给养和存亡。在这种危局之下，英国政府于1814年1月委托罗斯柴尔德操办金银货币的转运，预计的

金额相当于 60 万英镑。到了 5 月，罗斯柴尔德给英国政府输送了价值将近 120 万英镑的金银，超出预计金额将近一倍，为英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814 年 4 月，被击败的拿破仑宣布退位而被流放到意大利的一个小岛。但在 1815 年 5 月 1 日，他躲过监视逃回法国，立即获得旧将们的拥戴，重整旗鼓要复兴他的帝国。欧洲重新陷入恐慌。对此，罗斯柴尔德的第一反应就是大量购入金银，以满足英军及其盟友的不时之需。1815 年他转手给英政府的金银价值将近 980 万英镑，远远超出了他一年前筹集的金额。这些生意的佣金一般在 2%~6% 之间，利润肥厚。他如此不惜血本买断金银，计算的仍是和拿破仑的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但是，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他失算了。在 1815 年 6 月 18 日的滑铁卢，拿破仑被决定性地击败，罗斯柴尔德则守着一大堆随着和平的到来而迅速贬值的金银。他准备用这些硬通货来支付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正是在这种危机中，他决定用手中的金银投资于英国政府的债券。如果考虑到当时英国的国债已经达到了国民经济总产值的两倍，稍有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是一场豪赌，而不是胜券在握的“操纵”。他算计的是：战争的结束将使英国政府减少借贷，从而导致债券价值的上扬。1815 年 6 月 20 日晚，英国媒体报道罗斯柴尔德大量购入国债，引起了债券价值的上涨。当牛市形成时，包括他兄弟在内的投资人都纷纷抛售以兑现到手的利润，他则坚持不断地买进。到了 1817 年下半年，债券价值上涨了 40%，他才出手，获得的利润相当于今日的 6 亿英镑。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他当然不可能操纵情报。他竞争对手的叹服倒是说出了实情：“我们谁也没有罗斯柴尔德在金融操作时那样强硬的神经！”

“财政国家”与大国崛起

罗斯柴尔德的成功，实际上是所谓“财政国家”的成功。这种国家的特